

PRESSBOOK

Maria TANIGUCHI

Kaleidoscope Asia

March 2015



Kaleidoscope Asia Spring/Summer 2015 Joselina Cru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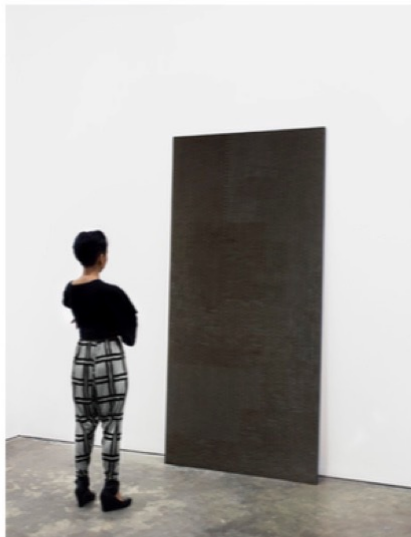
MARIA TANIGUCHI

文 / 乔希琳娜 克鲁兹

谷口玛利亚

必须始于砖块。砖块画——所有都是无题——目前为止构成了谷口玛利亚（Maria Taniguchi）大部分排列密致的而宽大的作品。过去十年中，以多种尺寸和不同色调的灰色来循环更迭已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通过她的创作清晰地表达了其复杂的思路。

砖块画起始于探索平面作为创作方式的潜力，并开始成为谷口的参照点。她将其砖块画视作过程，因为她一次就准确地垒下一块砖。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重复对于谷口来说不仅仅存在于物体或画面中，更重要的是，存在于行为本身之中。重复的行为，持续的绘画以及在同样的线条、同样的盒子中填色成为一种行动循环。



这样的干预姿态提示了观众，大量的砖块画实际上是谷口探索其对于纹样和重复排列的兴趣的平面。尽管选择了一种立体结构，但它们仅仅被视作表皮。她的砖块墙暗示了空无一物的历史，而好奇的探索只能导致挫败。最终，我们到达谷口潜在的考古学。

谷口的装置作品《形体研究》（2012—13）由一个胶合板盒子、一块粘土厚片和一部影片组成。影片呈现两名劳动者在一座岛上挖出泥土的动作，这个岛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杜马格特城。泥土这一材质与人物的动作同样重要。影片以黑白高清画质拍摄，画面的清楚犀利使影片位于森林之中拍摄地的粗糙杂乱显得很真实。除了片中人将泥土从矿井中挖出并装进袋子，影片并没有别的内容。这一动作伴随着铲子与搬运泥土时的沉闷声音，贯穿了整部时长37分钟的影片。他们挖出泥土并装满袋子，却看起来都是徒劳，深不可测的矿洞似乎永远也挖不尽，而袋子也似乎永远填不满。尽管，画面和动作并不是重复的。根据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述，重复的动作——也就是说重复本身，会导致习惯。影片中这里没有收获，更没有宝藏，甚至连一件人造物也没有。但是在谷口的安排中，这个过程就是人造物。这就是她的叙述所存在的位置，以及她所试图去组合的历史。

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 1941）描述了一个贯穿图书馆上下的螺旋状阶梯，在它的两端各有一面镜子，其中映照着的书架使这间图书馆看起来像是无穷无尽。实际上，此图书馆只有4座书架，但这些书架中却包含着所有已写和将要被书写的书。就像博尔赫斯的图书馆，谷口的重复可以延伸至无限，即德勒兹所述的习惯。重复可以证明无意义，如博尔赫斯的故事中所提示的。但对于谷口来说，重复本身以及其回映的图像，便是故事。这便是她的人造物，她的考古材料。

这看起来也许像是对极简主义的致意，但她的创作可以被看做任何事物。她的砖块画以及循环的影像所表现的网格，并不服务于重复的动作，它们更像是豪斯曼为巴黎所作的，在拥挤的都市空间叠加了笛卡尔式排列的网格式街道。谷口的平面将所有元素汇集，放置于她的考古学的框架之中。